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二至二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袁瑩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勤政

上真宗論勤政

韓援

臣伏覩近詔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章奏事此蓋陛下克勤念慮旁採芻蕘幅員之間

蹈詠斯極伏惟陛下膺運圖大握樞御極行一事必遵典禮發一言必訪古今三載遏密之中過形哀毁萬機聽覽之後未嘗怠遑每春澤稍愆宿麥未秀必親臨祠觀備薦蕭薌減御膳以焦勞走使車而旁午並禱羣望盡降五刑昭感上穹必獲嘉應雖有祲沴安能為災然臣輙以對菲窺測蒼昊退循僭越難避鼎鑊死罪近者微有亢旱頗傷稼政天其或者得無以太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國來王萬一聖心忽

生驕佚故暫加災眚以儆睿聰昔魏徵對唐太宗曰貞
觀之初聞善若驚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
惡直言此蓋譏其漸怠於政也則知勤儉難守驕佚易
生人之常情也玄宗開元十五年以後深居高視倦于
臨御内寵嬪嬙外事征伐連起詔獄無辜誅夷遂至天
盜猖獗中原板蕩蓋亦升平之後驕怠致然也臣伏覩
先帝福祚延洪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
機自端拱以來益勵精為理臣嘗權鹽鐵判官得與本

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於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願陛下守太祖之丕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之圖治者在乎遠佞人杜讒口書曰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臣觀今日朝廷自公相以下悉皆方正無邪佞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願罔倦

燭幽勿使小人乘閒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慮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咸平三年十二月上時知兖州

上真宗乞恭勤守治　　陳充

臣竊以古先哲王嗣守大業遠則漢武帝近則唐玄宗英智天資聰明神授雖茂功克建而至德未周蓋以享國年深在位時久倦於勤儉或至怠荒不恤民人多耗國用子孫繼統無以取法令德方策布翰無以備書大猷覽其始終良可歎惜恭以皇帝陛下君臨寰宇富有

春秋無一日晏坐朝無一時倦聽政言必合道動必由禮無聲伎之好無畋遊之娛未嘗興土木之功未嘗納珍奇之貢訓練士卒也務寧邊鄙不衒於武威編修典籍也用廣採掇思益於文德巍巍然蕩蕩然信無得而名者矣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賦租咸遵詔條悉協程式至使小有壅遏自可懲革如人之腠理平適膚革充盈偶生微痾不患難療臣以為方今天下但恭勤而守之足彰社稷之慶黔黎之幸也然則日謹一日

雖休勿休存諸格言斯用垂訓伏慮陛下以時當寧泰
情有變遷安居九重倦覽萬務近習可畏閑邪𩔗難尚
書曰惟王不邇聲色道德經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史記曰由余見秦宮室大奢歎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
使人為之則苦民矣尚書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四者
人君之大戒也其或小人秉此而競進聖治因茲而闕
修則追思漢武帝唐玄宗英智聰明而至德未周以為
前鑑乃小臣之所以愛君者也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夫天道運行無有止息是以四時推移萬物生成也聖人之道宜取法上天勤而不息是以政教克舉華夏以寧者也臣伏讀敕命朝廷之闕遺朕躬之過失並形封奏得以指陳今者朝無闕遺君無過失豫伸忠欵必恕罪尤願陛下長採斯言靜思闕義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則九夷向化百世受祉無出於斯而巳矣至如指一小事以為利濟陳一短見以為周通臣所不為也

景德三年上時以刑部員外郎直昭文館

上仁宗乞每旦親政振舉綱目

孫沔

臣伏聞隱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涉難則思深而圖全居安則志滿而自逸上自三王之世兩漢之主撥亂者咸臻於至治憂勤者多致於中興荒淫怠政喪亂相隨晉魏已降虐懦無紀臣不敢遠引古義願以唐事明之文皇開基武定大難招籲羣儒確論理體閱弓矢則知政教之微諭金治以來獻替之道房魏諸賢夙夜盡瘁

貞觀之風終始無玷洎于高宗藉此治平性務寛簡事稽裁決外網隳而無忌遠黜内嬖盛而二張用事許李諂上禍阶是階二十餘年變周因武至於明皇治亂尤異開元之治内難方平久在民間深知國害濫官弊事思盡革去故任姚崇宋璟為相庶務畢舉遂致化成天寶之後聽斷稍怠寵幸勃興奇巧厭溺夷入亂華威不克愛故因林甫國忠盜位綱條不修以至奔幸此三王事跡一時龜鑑布在書傳可得知聞皆由世亂則思於

恭勤時平則敗於逸樂勢使之然由來者漸故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纂紹寶圖務敦淵靜韜晦英謀竭伸孝愛而內闈輔政朝制弗經宦寺弄權海宇側目女謁交馳大道不行而陛下山藏無遺日覆不昭洎莊憲上仙萬幾獨斷躬親大政勵精為治投閹寺之臣黨罷內降之私恩升擢正臣黜退竊位每旦聽政舊邦惟新庭宇再清幅員忻戴將以執

之若金石行之為軏輗希陶唐之風襲文景之跡為一代之宏規冠千篇之良史豈不大哉比及周歳頗異曩時內寵艷興中宫傾易楊尚恃恩權勢特盛事由請行言自政出君子小人腹誹竊議幸頼陛下神明義斷廢黜外宫雖謹正家之道未遑經國之宜功業弗彰簡編安在恭聞昔者太祖應天奮陸救生民於塗炭太宗耀德開基平列國之干戈真宗修文守位下武和戎崇儒議禮封禪告成神德聖功形詩播樂三朝盛事萬祀流

光今陛下自幹蠱十年豈常專巳譴言三載足以變風
未聞可久傳被無窮累歲巳來和氣稍鬱水旱相仍螽
螟屢生粟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
上天河決東郡疾病流離生靈困憊民乏兼日之食廩
無卒歲之儲既庶而富曷其若是正當不足之時豈曰
無為之化陛下不可謂時無兵革乃號太平政奉簡書
便為端拱竊恐禍生所忽亡有其存漸至陵夷無時逸
豫有唐天寶可謂覆車前春伏見詔書布下每旦親政

故天下之民謂吾君為憂勤率仁之化翹足可待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伸不坐之請交泰之誠遽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且一月之中適減其半慶辰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可待對止餘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雖云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閤據厠與語亦無間也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延對信不怠也今退朝之後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虧殘之餘恱耳目者綺羅豔冶之色扃鑰九重呌閽千仞宸禁晝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欵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況今之政失於寛而蔽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是養其惰也夫天下之本者在民民之豪者皆兼并而貧者無置錐之業天下之大者在兵兵之下者負飢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令臧否無别冗食萬千蠹耗靡窮邪佞退

而復興忠諫黜而未用此害之大者也設欲止之於未發救之於將然莫若振綱舉目杜漸防微勤儉為先剛斷為急權之一去安可再得豈宜崇尚寛大自從清宴若謂怡神養性之方且非耄期倦勤之際臣復以為不然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氣志如神釋習常之弊加致治之心勤禹湯克己之規敷文武立教之旨振三祖之基為百世之法則垂鴻自我豈不盛歟頋因歳首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巳辨色居位推擇大臣

講求古道降以溫顏俾之極論精思品藻督責賢否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謟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掖庭之中簡去幽曠以來錫羨之慶宦寺之內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敦于上民恱于下足以招天地之恊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三王為可侔十聖未足擬何為恃當年而樂自足哉臣跡甚孤危

言無忌諱妄陳愚瞽甘伏誅夷然念優處憲臺過受豐禄恩自上隆食出民力豈可偷安不思盡節茍一言而萬死實以為榮干犯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景祐元年

十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乞勿以治平自怠　宋綬

臣聞自古守成之君率皆兢畏不忘顧省何者慮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常立防於無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已殆歟臣願飭勵羣司

交修庶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謹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也又竊思馭下之道有三蓋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夫惟能守則姦莫由移斷則邪莫由惑密則事莫由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閒燕亦願陛下愛養玉體節宣所以順四時聲味所以調六氣勿至傷過乃克和平自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善哉景祐元年十二月上

時為參知政事

上哲宗論成於憂勤失於怠忽

彭汝礪

臣伏惟自古天下廢興存亡見於書者甚備其成未嘗不以憂勤其失未嘗不以怠忽陛下即位涖政其仁民愛物之心發於詔令見於行事厚矣日月益久然終不能近古殆誠意未加而已聽言之道必觀以事今察于天地常寒星變河流未塞察於財用公私殫乏浮費益滋察於有司因循苟簡之弊日甚察於風俗廉恥忠厚

之風幾喪役法既變民人益困邊備寖弛夷狄方侮選
舉法壞士迷所向而進言者曰今大安且治是非欺即
諛天下大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安危之幾一朝
一夕一言一動之間而已蓋自古人主饗國既久無至
誠惻怛之心上下媮安趣過目前緜緜延延日月以甚
固雖無惡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此不可
不察也陛下因仁民愛物之心加之以至誠在所可為
而必斷在所可法而不惑在所可聽而必從在所可改

而無咎如此則百官有司莫不奮勵承詔災異弊病非所患矣臣雖不肖猶日夜洗心以俟故以至誠之論終之元祐四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論太平百年所當戒懼

彭汝礪

臣學不燭於理又不稔熟於時事雖冒昧自竭亦自知其無所補也臣竊念三代之盛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康昭不克繼至穆幾於亡宣王中興然已不純於文武

矣高祖取秦為漢一傳而有呂氏之變文景之際盛矣而亦有七國之亂武帝好大喜功兵出無虛歲海内為之騷然光武再有天下號令溫雅政教宣昭其克繼者顯肅而已肅以下無譏焉神堯之功不及湯武太宗之治幾於成康至高宗孱弱武后專制明皇之興又不克終唐日微矣下至五代中國裂為六七及真人出四海一而聖聖相續太平踰百年矣自三代以還未有如今日之盛也然萬物之變嘗相往復治則有亂之幾安則

有危之幾則近時之旱荒凶札盜賊兵革亦數之所自有也覩之天變察之人事稽諸往古驗之來今以今天下之勢可以為大安亦可以為危可以為大治亦可以為亂惟願陛下加謹焉臣之不肖自顧無益陛下事陛下審察大臣以與政事選簡忠直以當言路庶幾利害邪正不壅於聞聽而天下終保於治安也臣不勝拳拳之至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論守治至難　　梁燾

臣過被聖恩驅策得侍清光親聞德音要使靜而不擾
安而無危内恵中國外綏四方日隆廣問未甞不及政
事之得失臣同天下慶幸陛下聦明可謂知要矣如君
臣同德共行此道數年之間必復見仁宗至治之時比
覩朝廷之事似未副聖明之本意者臣甚惑之豈大臣
不能將順德美究宣膏澤以廣為宗社長久安寧之計
歟或者聖意稍怠姦人伺隙得進邪説以眩亂聦明歟
臣早蒙知遇擢在言路納忠補報難同衆人不忍不為

陛下一言也願陛下察臣之志少加聽焉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治難守天下之治易臣獨曰致之為易而守之為難也葢自古人主圖治之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能行見一不善惟恐不能去潜心於萬事幽微之無形用意於衆人思慮之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終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為易也亦既治矣而放其心氣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得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事之微

者為不足慮謂患之隱者為不足防姦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所以守之為難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又既濟卦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安有危之理治有亂之機既濟而猶思禍患之潛伏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陛下臨御七年于今進賢去佞恊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刑罰清平賦歛均節姦究已銷兵革畧戢歲物豐穰民力寛暇可謂有治之漸

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宫持守至難之際也恭惟皇帝陛下進學不倦臨政不忽無宫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佛老之惑無用武之蔽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謹濟以大公判别讒邪裁抑僥倖聽斷之間事理常盡照臨之下物無徇情此堯舜之用心也而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竊恐陛下以未成之治為已大治以小康之俗為可久安苞桑之慮日懈于心朽索之畏不及於前蓋積累而成者為至難怠忽

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之忠蓋已面陳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愚審思而力行之臣屢蒙聖恩降旨開納臣未敢以為喜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顧陛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貼黄竊以政事之本在於用人朝廷人材純一則政事自然安靜但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即是泰道如君子小人混而為一則泰道何縁得成君子小

人不可並用猶冰炭之不可同器一長一消自然之理也此在人君常用意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道可成而天下受泰矣伏望聖明留意於此夫小人而無材者雖無足畏然亦不可也小人之性喜於嫉善良為朋邪是不材者使之得路必又將引用小人之有材者以濟其姦終為國家之害此其不可用也決矣願陛下察之竊以臣之為道在於盡忠忠之為字謂中心一則為忠也中心二則為

忠矣夫臣下有愛君憂國與上同德同心而能奮然當怨排難無慮顧室家之憂者可謂中心一矣陛下察其有是心矣豈不為忠也可踈之乎臣下有外示愛君憂國而其中不與上同德同心不肯當怨排難但務收恩買譽切切於營私者乃中心二也陛下察其有是心焉豈不為忠可親之乎此用人之要也伏望深留宸念元祐六年十二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聽斷

上英宗乞裁決幾務　司馬光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内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阼以

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悒鄉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幸甚嘉祐八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博採羣言伸以義斷

鄭獬

臣伏見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斷同符太祖有志之士莫不抆袂歎息傾望陛下之風采然自援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者始以清躬微疾猶足以為辭王饍既復尚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喻將以陰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後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幾之變槩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節思得聖人而後用以為政耶則傅

説何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而不言耶將以左右牽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為之耶不明為之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心又何疑而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為術也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

先皇帝時惟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蓋有偏而不舉者矣夫仁主愛義主斷猶春之為生而秋之為殺也生而不殺則萬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陛下承

先皇之仁愛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

也今夫唯唯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尊
如輔臣朴忠雖不敢亂大法而為陛下奉行條例止可
閲日月而已一旦有觤𩨨誰可横身為陛下當大事者
乎萬一姦人朋比參厠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
下眂今日為治耶亂耶必以為亂則邊兵不試境内無
跋扈强臣孰謂之亂必以為治則威令寖削大綱解而
不輯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正在陛下留意之秋也右顧
則為治左視則為亂蓋陛下一舉首而天下治亂之勢

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賢者與之圖議今所與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矣烏能窮天下之聦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清問下民詢于芻蕘於是羣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為闊略者哉臣願陛下馳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名對至於臣下進見少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求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泯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解

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矣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臣實不勝愚者之慮治平元年上時知制誥

上英宗乞伸威斷　　　傅堯俞

臣聞乾剛坤柔上下之定分君倡臣和古今之通義恭惟陛下德禀健粹學該治亂日旰論道淵默思政所謂有可致之資然親政以來過事謙抑神明之斷未甚聞於天下夫舜禹稷禼尚相戒敕今輔弼雖賢安得事事皆善古所謂委任責成者非謂若是與非一切徇之也

大臣之言是陛下所宜從也其非是者陛下偶以為然姑行之可也既已知其非矣又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雖愚夫愚婦有不可欺此神明之斷所以未甚聞於天下也今禫服未終天下謂陛下恭默不言耳從此踰月畢三年之制威福之權儻尚循故轍人將以深淺窺測陛下伏望議政之際君臣各盡其意非非是是毋相面從閒於燕閒與羣臣相接總覽衆議以裁處其當罔有適莫務存大公則柄在陛下而威斷伸矣臣雖亡

狀竊揣陛下資性有祖宗之風眞勤儉有爲之主夫有爲者當於可爲之時今四海延頸以待德音不知何憚何嫌而不爲也時難得而易失惟陛下不徒悔於他日則天下幸甚治平二年五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神宗論政府言職迭相攻毀乞斷以大公至正之道　　司馬光

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

已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羣下紛紛日鬬於前而朝廷為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羣生之福也羣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草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為私鬬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文

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羣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閟防祕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之所謀為非而以他人之言為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為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

而大臣私得専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
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
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人言言者所陳果
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
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
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
可取勿憚改為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
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強很不

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為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謹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惟聖明裁察治平四年五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乞審察是非取其至當

張方平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顧諟天之明命慮而後言議而後

動欲以身先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清明中外觀聽朝廷風體顧當先其大者遠者若夫厚風俗美教化修典刑正紀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今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令未見有可以慰天下之心者而但聞利害相傾愛惡相攻議論紛紜斥免繼踵臣恐四方有以窺時政者矣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臺官以糾邪慝繩愆違肅朝論諫官以拾遺補闕規君過失歷代具員各揚其職仁宗虛懷盡下容納無擇先

帝英明健粹令出惟行陛下祗遹成憲以端治本王道
正直在執厥中所言是耶事固當無大而必從所言非
耶事亦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無私覆
日月無私照帝王之心如是而已矣又方今朝廷之大
弊政事所以因循人情所以不盡止為避煩言恤形迹
事小嫌廢大體名曰公道其實徇私名曰謹重其實苟
且以此為適治之路是猶北轅而之楚也伏願陛下開
大明恢遠度有以率勵羣下革此敝風俾協恭和衷共

成雅俗如此則君體以尊人倫以穆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乎厚陛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觸類而長之治路由此而適顧為近爾治平四年上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上神宗論察言考實則無妄毀譽

鄭獬

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府尹為治甚好百姓便之臣內惟承乏纔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祗拜以謝又以隆暑日旰不敢久對是以

私懷鬱塞恐悚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勉强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蓋知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佚則庶乎其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緜遠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所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

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旣容妄舉必容妄毀此臣所以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鄭君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姦臣乗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為黒以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

類彌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

下公議善乎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

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

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歎之恨以進退各當其分又孰

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牽私言使

天下曉然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

之願熙寧元年上時知開封府

上哲宗乞精察羣臣之言決以聖意

司馬光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寛仁委政羣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争辨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蔡邕獨斷叙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其合於上意者又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所

以各盡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為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如此再思而行庶盡衆心事亦少失元豐八年十月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宣仁皇后乞皇帝同御前殿以發聽斷

彭汝礪

臣聞不能知危則不能有天下之安不能知憂則不能有天下之樂臣伏覩歷代之君其祖宗以勞苦得天下至嗣子若孫生於深宮之中體安文繡口甘滋味耳習聲音目便技巧一日出房闥而有天下偃然自以為吾固當有之甘於樂而不知憂處於安而不知危內為侈靡外習苟簡讒諛之說用藥石之言弃綱紀日壞禍亂並作而猶不悟雖有聖知亦不能善其後矣臣恭惟皇

帝陛下以盛德履帝位今八年矣内無過舉明哲方發如日之升淵黙不言與天同德非太皇太后所以扶持擁護何以至此謙虚退託隠而未發於言也有所聞而無所問於事也有所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闔闢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無有逺近幽深悉知其事物如此而後能治其國家今有行則弗躬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

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暴作威虐馳騁田獵而後謂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至德受天明命清明博大齊莊中正自周以來母后之德未有如斯之盛者也今人人皆曰太皇太后陛下無意於任天下今且將還政臣以謂太皇太后陛下三世為天下母其崇高富貴上無倫敵其於稱制也宜矣故其還政甚非難既還政

而俾皇帝陛下能不失其聖為難其道無他在教之安民知人而已欲乞皇帝陛下同御前殿稍令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俾稍見人才察其邪正賢不肖之實遂聞知天下之事令三省進呈公事以發聽斷俾日見之行事益選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使告其所已治而規其所未至損其有餘而補其所不足使一日專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以事天地而享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太皇太后所以擁護之者可

謂全矣元祐七年十一月上時為吏部侍郎

上哲宗乞聽言考實　　上官均

臣竊聞人主之治天下考得失察邪正存乎知言聽言之難在乎同異之際聽納當則政令善而衆悅聽納失則政令乖而人不服兩漢以來治亂成敗之機未嘗不在於此世俗之情議論是非往往以多同者為是然而情有愛憎識有明暗心有向背同而多者或出於合羣而為朋黨異而少者或出於守正而獨立則是同者未

必可取也有反常而為奇背公而行私不稽可否不顧是非惟勢利之為徇則是異者未必可取也然則人主之聽言其辨得失之際果不繫於同異之多少當察理之是非以定去取耳賈誼明於治體甞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蓋事有顯迹推事以考言則詐者不能變白以為黑巧者不能飾非以為是此知言之要術也自陛下臨御以來出政令行刑賞稽合義理順於人心者不可勝數其閒固有出於獨斷或有

取於衆論公聽並觀不牽於異同之說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至公無私以治安天下為計故能洞照真偽判别是非無所壅蔽此中外之所歌頌非臣之私言也然政令之損益百官之黜陟萬幾日新自執政大臣以至侍從諫官御史皆得以言陛下寛仁好諫是非兼容而論者又得以盡言者既衆則意趣未必合識慮未必同意趣不合識慮不同則進言不得不異言意既異則互生愛憎迭相排毁以務相勝則是非汨亂尤為難察伏

願陛下於衆言同異之際更加審擇推究事實凡言邪正者必考爲行之實迹則同異之間瞭然而判然後在廷之臣不敢挾情飾言以熒惑聖聽故邪正區别政令刑賞皆合公論天下烏有不治哉紹聖元年四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論好問不可不擇其人邇言不可不察其實　　　王　覿

臣謹按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夫好問不察而邇言則察者蓋舜欲有問必擇乎端人正士而後問之所

問皆端人正士則不察而信之可也察其人在前故也至於邇言則有不問而聞之者矣舜不以人廢言亦不遽信其言必察其真偽善惡而後用捨焉故不問無以致忠言之啓沃不察無以辨邇言之是非臣伏見陛下自春至今凡施設廢置莫不大慰天下之望雖天縱睿智如日月之照臨無所不燭然所以深究民情洞達物理者亦好問察言之助也陛下當潛龍之日政事無所預威福不在手凡達於聖聰者皆無心之言裁以英斷

而施之政教則法出而公論歸令下而民情恱不亦宜乎今陛下尊居九重奄有四海慶賞刑威卷舒於頥指之間有所聞焉或畏威而匿情或懷利而曲說况於邇言情偽萬狀欲如前日無心之言豈易多得故好問尤不可不擇其人邇言尤不可不察其實也舜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舜之好問察言者既如彼用以命龍者又如此可謂重且謹矣陛下以大舜之資行大舜之政臣敢以大舜

之所重且謹者上塵聽覽元符三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欽宗乞先恤公議而後謹獨斷

鄒浩

臣嘗讀孟子見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於是知公議不可不卹獨斷不可不謹人君之所急

務尤在於此焉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意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夫公議之所在既巳察之矣必待見賢焉然後用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則所謂獨斷也惟卹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惟謹獨斷於公議巳聞之後則人君之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二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未有不出於此者也臣愚伏見朝廷之事竊疑近日以來頗有異於陛下即位之初

者參聽人言往往有嗟歎不平之語非若前日之無不和悅且今去陛下即位之初纔半年有餘耳然遽已如此不知自今以往又將如之何也況祔廟既畢普天之下莫不延頸拭目以徯初政而初政者乃人君謹始以正其本者也尤宜省察正在今日臣願陛下深思孟子之言務使公議先達于上然後斷以獨智庶幾有為悉協天下之望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為左正言

上欽宗論不斷之過　　曹　輔

臣聞萬幾萃於一日可謂至煩數十年蠱壞之業救於一時可謂至難以至煩至難之任付於吾君而欲責效於朞月之間有撥亂興衰之志奮而行之則善矣若支傾補漏循襲故常臣不知其可也今天下危疑之事駭心動目卒然而至者時有之矣堂陛之間相視失色無借箸之畧而有失匕之驚甲可乙否紛如聚訟俯仰踟蹰而機會已失不可追救往往轉易而為難垂成而遂壞痛心切骨貽恨無窮者每每有之曩者賊去渡河縱

而弗擊是一失也非不斷之過乎至今天下調兵饋糧疲斃生民以貽宵旰之憂殆為是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僥倖之門正如市道平旦啓闗側肩而入以其貨賄之所聚也紛紛勢利之場又甚於此前日濫恩冒賞稍行禁止而一時橫竊名器之人亦皆斂迹僥倖之門似將少塞今又大啓茍賤不廉之徒彈冠復出富商巨猾挾貲獻巧伺候權門小夫下伍躡足俟進是必有以姑息之恩干動聖慈有以造謗生怨之語妄揺聖慮既以

姑息為恩以造謗生怨為可慮則自時厥後小人成羣決不敢去而刑罰大柄得無委墜而不舉乎是又不斷之過也僥倖既多奔競益起悠悠風塵誰復抑之不斷為患顧不大哉言路初開諫官臺臣摩肩而進其間亦有挺節徇公捐軀報國之士欲効涓埃以助明時陛下温顔下訪若水投石陛下之於言者可謂真有意矣然奏章十上六七不行縱或行之聊復應耳初信之抑又疑之初許之抑又拒之得無有以私見曲說進陳是非

者乎得無欲隅絶言路故為沮折使不得一伸其喙乎陛下亦為之不信言官輒寢其奏是又不斷之過也夫臺諫所採惟公論耳公論所許從而與之其所不許從而擊之苟言官屢發弗售則公論遂廢不行古今未有無公論而能善風俗者治道陵遲誠有以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夫知其賢而任之又以人之言而貳焉則賢者退藏於深渺知其邪而去之又以人之言而疑焉則邪者朋比而求援今者姦諛

在位能盡去乎內官領職干與兵柄能盡罷乎陛下明知其人矣言者屢上而依違不遣是又不斷之過也卒之為姦佞者朋比欺蒙上下睽隔鬻恩弄權妨功害能預兵柄者縱暴逞威呼吸變故蜂蠆在懷去則必復不斷為患顧不大哉人主之於大臣待之至優責之甚重不優則不足以示君之施不重則不足以效臣之報古者公卿大臣天地有大變賜之牛酒則以不起聞矣職不勝任策書一至則布衣出府矣若有他故則棧車牝

馬歸以思過矣其所責顧不重哉今聖主所以禮貌大臣可謂至矣其敢不竭所以報乎前者河東之役种師中戰殁七統制師皆潰正緣糧乏兵飢廟堂因循失於措畫而敢坐視其敗略不引咎近日彗星出東北十夕不滅而論道燮理之臣擊鍾鼎食曾莫懲嗟主憂臣辱此語端為何哉而天度包荒終不忍詰是又不斷之過也臣恐自是利則同享患則相弃有全軀保妻子之念無安國衛社稷之心堂堂再造之基誰與共圖不斷之

患顧不大哉古語不云乎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負扆而立垂裳而治必取諸斧良有以也易於乾曰剛健中正於夬曰剛決柔也臣望陛下體乾之健秉夬之剛雷厲而風飛陽開而陰闔君子恬焉小人懼焉中興之業何慮其不成也靖康元年八月上時為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詔令上

上仁宗乞詔令先定議而後行

孫沔

臣竊聞景德中知制誥朱巽上言以所降命令不可屢

改應合更張請先定議如經久可守者行之不可者止之真皇謂宰臣曰此甚識治體卿等志之故景德祥符之間每下詔令皆可遵守竊見近來臣僚凡有起請或陳利害隨即頒布略無詰難或未踰時或方經月有稱未便又復中變去歲桑㲼錢稅今春權罷度僧之類是也故使如綸之言渙汗之號民未甞以為必信恐非國家致治之道也臣欲乞今後中外臣僚有所見聞陳請者若言禮樂即下太常禮院言刑名即下審刑院言天

下錢穀即下三司言民間利害即下轉運司小事半月中事一月仰所屬衆官將前後敕條詳定奏上如係制度大事即下兩制尚書省集議委中書門下更加省察然後施行亦朝廷謹重之意也康定元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論中使傳宣諸司煩數

張方平

臣竊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頗為煩數其至三司日或數次臣聞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範五事言曰從從

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令出惟行不行則權綱虧矣今夫屑屑冗微之事皆賤者之所親責在攸司各有程式發輸督促動煩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奉行者又須禀復或却寢罷下成廢命上爲損威習以爲常恬弗之怪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旨外自餘細務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宣中書樞密院劄下逐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合行勘責即事干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内内侍省相

度事體緩急須即施行者具錄宣旨報下所司所冀出納有章上下得體慶曆元年七月上時爲三司使

上神宗乞追還陳習誤罰昭示信令

韓維

臣近嘗面奏降黜陳習有虧陛下信令理須追革自爾未聞別有處分尋屬迫近郊祠不及繼有論列臣伏以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鼓動羣衆共成天下之務惟在號令而已則其出之豈可以不謹行之豈可以不信

陛下即位之初命羣臣轉對其詔文曰斥言有位之阿私又曰郡縣之官課空文而尸素仰詳明詔之意是開羣臣以盡言使其抱負隱伏悉以上聞然後公聽審擇以輔初政之美陳習所言臣雖不盡知然聞其大略詆人過失耳使其所言而是乃所以上副詢求之意若其非也猶當含忍以勸來者今所言之事未察虛實而言事之人已加斥逐自違明詔之本意而失大信於初政未獲其補乃更有害此臣愚所未諭也昔晉文覇駮之

君商君刻核之臣耳尚知假伐原徙木以著其信然後政令可得而行人民可得而使也豈以聖主而不務此乎議者或謂陳習素行非美今其所言頗挾怨害得貶不爲不幸此又流俗不識大體者之言無足采信借使習實有此乃自匹夫之惡耳匹夫之惡不懲於朝政未爲甚損而使天下之人疑陛下於不信臣竊以爲害無大於此者陛下若不以此爲失亟加追改而乃欲博詢細故以補聰明臣恐思慮雖遠而所及者愈近施設雖

多而所得者愈少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追還誤罰昭示大信熙寧元年十一月上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

上神宗乞追還陳習誤罰昭示信令

王安石

臣竊聞轉對官陳習坐言人罪惡被黜監當習之為人忠邪愿奸臣所不知然陛下施罰如此有未安者二上下之所以相遇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故孔子以為兵與食皆可

去而不可以無信今陛下命羣臣使斥言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則不考問其虛實而絀之則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聽天下不可以偏偏則有弊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姦不上聞真宗但惡人潛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未有大失也然在位者遂以爲人主厭惡言人之惡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贓汚而真宗終不得聞蓋言人之惡者既衆人所不喜而人主又厭惡之則其弊必

至於此今有一人爲陛下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虛實而陛下遂以爲大惡則今孰敢爲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聞則雖大臣復有贓污狼籍者陛下亦無由知之而天下之政壞矣此未安者二也臣聞人主之聽天下務在公聽並觀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是非善惡皆所欲聞所不欲聞者誣罔欺誕之言而已即不欲聞人之惡則象恭滔天方命圮族非堯之所得知也堯所以能知共工及鯀之惡而又知舜之善者盖以能公聽並

觀不厳於左右親習之人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一切斥絶拒塞誣罔欺誕無義之言而已故書之稱堯者以其能疾讒說畏巧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人主所以爲賞罰者以善惡也欲知善而不欲知惡則是欲有賞而無罰也有賞而無罰有春而無秋非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愚以爲陛下此舉過矣其作始則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可不察也改過不吝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惟陛下不吝改此則天下幸甚熙寧元年十一月上時爲翰林學士上批

陳習可特召還
與依舊差遣

上哲宗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封駁

劉安世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

動厥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者聖人謹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朞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後令𨫼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盖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

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安平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爲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駮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爲右正言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劉摯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寛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揺射積其源流乃知其獘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振風俗修整紀綱玆出大公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隠疵濶畧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應今日以前有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弾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諭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修先朝政

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旨坦然明白矣至於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小必録此又人皆能道之臣猶不知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户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人亦不信今但朝廷罰罪之意出於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

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按堵自如正宜鎮靖無事而何故自生疑貳猥欲望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赦復僭偽危疑之始慮有動揺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為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

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拳拳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為御史中丞始鄭綰責滁州言者未已范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既而中輟及吕公著救貫種民太皇太后復欲下詔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係第二狀

劉摯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臆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静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紊願畢其説臣謹按齊威公與管仲謀城莒謀未發而聞於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所不為

則已苟有所為雖秘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况陛下已修政事已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寛大誠大患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於闗事一二則中外諭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於取信以害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才布滿内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恵使

之自新則似分别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元祐元年六月上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朱光庭

臣竊惟王者出號施令示天下之大信唯其合皇極之道上參天心下順物理使四海内外聞之欣躍鼓舞咸曰大哉王言故書載詩歌足以為世法蓋以至公至正

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来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逮民庶稱頌陛下之德謂歴古以來未見如此之公未見如此之明故君子有以伸其直小人不得肆其罔而又信任俊哲放去姦回朝廷清明日就太平臣前日風聞朝廷將欲降詔慰安小人臣竊以謂剛陽之氣常在於生扶持保祐惟恐其不長陰邪之氣常在於殺消除殄滅唯恐其不盡夫剛陽則君子之道也陛下今日固進君子矣然扶持保佑願陛下加意焉陰邪小人之道也

陛下今日固退小人矣然消除殄滅願陛下致力焉如此則天下常泰而不否矣臣竊聞將下詔書條列事目慰安姦邪之人今後更置而不問在聖度含洪則善然使姦邪之人有以增氣臣謂此詔不須頒下恐天下之人適足有以窺陛下臣愚不肖荷陛下盛德之遇今日有所懷不敢不竭盡於旒扆之前願陛下睿斷特賜追寢前詔更不須行臣愚不勝惓惓

貼黄今日之詔若遂頒行於天下臣竊恐姦邪小

人日有浸長之漸執政大臣懷自安之私意致陛下大公至正之道有所不行今日於詔未下之間尚得進愚忠願陛下特賜采納收還前詔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林旦

臣近者風聞朝廷欲降詔書戒約言事官不宜疾惡太甚動揺人心初聞之以謂此妄意朝廷之言耳殊不以爲信既而傳者益衆不能不以爲疑竊惟陛下臨政以

還虛已聽納招徠讜言四方之人孰不欣戴此實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方踰歲若遂厭言有詔戒止凡傾耳以聽企足以望者得不觧體耶此必有造謀以誤陛下者臣度其意不過兩端而已一則務爲姑息以掠譽於小人一則持此自獻謂能不謗於先帝夫有國之要道在於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已君子道長則德澤日被於天下而爲朝廷之福小人道消則疾苦不加於百姓而得四方之心豈有爲民除去疾苦而反致人心之不

安也若此則虞舜不當放四凶孔子不當誅少正卯矣聖人於殘賊不仁之人殺之而不疑今朝廷寛大明正其罪惡不過慰塞人望量其官職降其差遣而已何損於其身何愧於天下而便致人心不安也此等小人本無愛君利民之心人疾之久矣又何足矜恤而更姑息之此甚倒置也且先帝聰明睿知憂勤庶政不愛高爵重禄而與士大夫共之乃望其盡忠竭誠以報稱其恩寵也彼乃結黨相因公肆欺侮醜穢慘虐無所不至使

上之人雖有良法美意而澤不下流陰受小民之怨望其負國罔上之罪何可勝誅也向日執政之臣言事之官目擊耳聞不肯以告故使朝廷未正其罪今罪惡悉已暴露然朝廷終不忍深誅而顯戮之雖有貶降亦只是奉行先帝聖意譴斥不忠不良之人且示天下以前日失當之事自各有建言之人奉行之吏非出於先帝之本意也如此豈得為謗先帝乎大凡言事之官招仇觸怨豈所欲為朝廷過奬借之猶有畏懼觀望而不肯

盡言者況又有所沮抑之則彼安肯奮不顧身以輸忠於陛下乎臣竊恐由此遂使亮直之人反爲羣小指笑玩侮心懷畏避而不得安其位矣若其言事彈擊不實喜怒任情朝廷摘示羣衆罷之可也竄之可也但不當泛下一詔均沮遏之耳今日朝廷正恐姦邪乘間作過惟藉耳目之官防察糾正若自爲壅蔽以啓小人之幸則此後執政大臣欲進擬前日不忠不良罪慝顯著之人置在要近誤朝廷委任遂有以藉口而鉗閉臺諫官

之言矣此甚非計之得也臣不敢恥過作非而重於立位止是愛惜國體恐天下之人誤認朝廷之意而起疑惑觀望之心爾利害所繫不少願陛下謹之重之

貼黄稱陛下去歲即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其間嘗以迎合扇揺犯分要譽為戒當時中外欲言之人尚畏憚而結舌賴六月再申詔諭於是人始敢言以求言之詔少形戒約人猶不敢言況今下戒言之詔明使不得論列則又豈復有敢言者耶若

姦邪進用畧有指陳以爲犯令若黙而不言豈忠臣志士所以事君報國之義乎則此詔一出於國體所繫可謂甚重陛下不可以不慮也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王巖叟

臣累日來風聞陛下欲降詔書以安人心反側則臣不知果有果無然臣既有所聞不可不先事而言以備采擇未審此事出於聖慮耶出於左右者之謀耶出於聖

慮則臣以謂陛下私憂過計耳出於左右之謀則臣以謂誤陛下矣自古以來朝廷黜邪退姦亦是常事何須過以為憂反動姦人之心將謂陛下畏之必潛增凶燄陰造禍機傾揺善良窺伺新政矣可不戒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上合天心下從民欲斥逺姦邪奬崇忠直納天下善言而不厭革天下弊事而不疑故能使四夷靖安百姓歌詠以為復見祖宗太平之盛陛下惟當日篤此心隆此道以永社稷無疆之休不宜少移初意也夫

姦心抑之且不可止況於進之直言求之且不可得況於沮之長君子而消小人在陛下一言長小人而消君子亦在陛下一言此國家否泰之關而天下治亂之機也陛下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防臣恐詔書一出則言之後時故冒犯而先論願陛下納臣愚忠收詔勿下使羣邪自静以養朝廷之威衆正自安以重國家之勢天下幸甚

貼黄稱臣竊思降詔之後老姦宿邪則安矣而忠

臣義士必不自安陛下方求天下大治以追祖宗之盛而使忠臣義士不得盡其心非陛下之福也願因臣之言反復思之重此詔書之發幸甚舜去四凶當時四凶之黨不應無人尚在中外未聞下詔安四凶之黨也臣自風聞下詔寢食不復自安必料陛下畏見多言故有此指揮不知令臣今後如何居職有言則犯令不言則負恩進退之間未知所處幸陛下察之無誤此舉言事官當忠於主

上公於天下是爲稱職忠則不肯立朋黨故言無所隱公則不敢任喜怒故言無所欺或朋邪罔上或意在報私或厚誣其人或以訐爲直或陰懐顧忌則陛下當深察其情罷之則可也竄黜之則可也以約束一切閉其言則不可也如果有詔書即望陛下采納臣言只作聖意取入禁中以安言路之心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係第二狀

王巖叟

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安搢紳之心輙犯天威論奏不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未切聖心未加采納竊緣此事出於陛下舉動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苟且自安便爲俛默負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惟以求言爲盛德納諫爲聖功天下風聞莫不鼓舞雖前代英主有所不及正宜日進此道不倦以終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踰年而遽下此詔雖名爲安慰罪人其

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朝廷厭言而拒諫有損陛下盛美臣謂此詔之出上無益於聖德中無益於治體下無益於忠言惟是挫端良之心增姦邪之氣耳不獨如此而又將有人睥睨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動揺自古欲治之主惟患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以塞其聰明未聞禁言者使之不言也言者言之陛下擇可行者而行之仰不累陛下之明俯不失言者之職則言雖多而何傷臣初為諫官對

於簾下親聞德音丁寧諭臣等曰天下之事無大小一一言來當一一主張臣感激至恩恨不傾瀝肝膽以爲補報今日詔書臣所未諭陛下求言如此之切不應厭言如此之早也近古好諫莫如唐太宗敢諫莫如魏鄭公太宗一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時何異鄭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以聽受然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鄭公遂一一陳之太宗曰誠如公言非

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來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臣讀之至此每歎美太宗之服義景仰魏公之盡忠願陛下慕太宗貞觀之初心導人使諫羣臣亦當有希魏公事君之大節以報陛下者以詔書未宣布間惟陛下斷自清衷早賜收還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告忠之至

貼黄稱臣竊謂進此說者非純誠愛君之人也或

出於全身之謀或出於為子孫之計或出於養譽
邪正之間欲收人情而兩得或出於懐姦計以誤
陛下浸開間隙傾陷忠良援引邪佞復為前日之
過深可懼也惟陛下精慮而深思之臣恐詔書既
下端人正士知陛下有厭之之心不敢遑安稍自
引去後来者必得循默之人以為稱職其次得茍
且偷惰之人廢壞紀綱又其次得阿諛柔順之人
靡弊政事皆所以為姦黨蔽下情欺罔之患復結

矣陛下深居簾幃之中久而安之㓕不復得聞天下之事此非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也衆人之説皆謂詔書欲以安反側臣竊怪之所謂反側者乃前世伐叛討逆之後餘黨畏懼誅戮有懐生偷安之心當時恐其爲變故以詔書安慰之乃禍亂之時姑息之事也今朝廷清明王道平直自以至公之理行典刑此曹何爲而有反側之心陛下何憂而下安慰之詔甚無謂也下詔之後忠良之在近

者日益疎則在遠者疑畏而不敢進姦佞之在近者日益親則在遠者踴躍而以類至此人情之所易見而事理之所必然者也元祐元年六月上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係第三狀

王巖叟

臣自風聞朝廷欲降詔書安慰搢紳之心雖兩上章論奏不便以聞之未審故言之未詳臣今頗得大槩信如所聞甚可怪也事有大不可者三陛下豈容易而發竊

知其間叙列先朝搢紳之惡無所不有雖云臣下所為然於先帝之明如何也陛下下詔之善意本在掩蓋前事不知反所以彰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陛下即位以來未嘗以喜怒愛憎妄責一人凡有所行必本天下公議大姦大惡不得已而黜者又曲從寛恕百分罪惡不過行一二分而已何有太甚之事今聞詔引疾之已甚之語如是則是陛下臨御以來所行之事皆為過當反成自誣以傷國家之體此大不可二也姦人誑惑陛

下張大其事言人心反側故致陛下有下詔之意陛下何不自察今天下生靈之心安與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靈之心所以安只因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之人數輩耳若復見陛下姑息此曹未測將來之好惡則天下之心將疑而揺矣陛下之意雖以安罪惡不知反所以動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陛下下詔未見一利而有大不可者三何可爲哉臣非敢故逆陛下之情也蓋欲以惜朝廷之舉動全吾君之盛美耳夫爲國

之道惟渾然深厚示以無心泯迹言語之間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議乃為清寧之本也何為自生疑心無故下詔使天下可得而窺可得而議哉臣恐益為紛紛不能成清寧之治誤陛下初心爾願陛下拂除姦人先入之言省察愚臣繼進之説或蒙聖心曠然一賜開納臣今夕即死無所恨矣惟陛下憐其愚幸甚

貼黄稱此事非臣一人之意臣慱訪有識之士皆以為今已安静不消降詔反動衆心臣復恐下詔

之後吕惠卿張盛誠一之徒必生怨憾以為朝廷行法不平只爭詔後詔前有幸有不幸臣以謂若不下詔則都無此迹也元祐元年六月上

上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王覿

臣伏聞近者朝廷以放黜一二大姦十數巨蠹恐人情不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臣僚舊惡不得復言臣固未詳其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於今月三日投進訖臣今又聞詔

書有言者勿得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戒竊以爲過矣
夫爲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爲陛下之股肱者有司
也小人情僞萬狀宿惡舊姦初多隱伏幸而發露著見
則言事官論之有司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
清明陛下可以無爲而治矣若小人之宿惡舊姦發露
著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
小人肆行而無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欺君
壞法蠹民害物者蜂起鱗集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清

明陛下尚安得無為而治哉或言事官忠憤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為無罪又須按治則綱紀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智者有所不能謀賢者有所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為盛衰者也故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為否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使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是乃

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邪黨漸勝則天下不幾於否乎昔帝舜雖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孔子雖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甞閉猶言者之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姦廢有司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今陛下必欲下寛大之詔以安羣小之情則惟用闊略細故以諭之可矣何至壊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姦宿惡之發露著見者其事狀雖涉於罔上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以為小人之資也伏望聖慈

審繹之熟講之謹於出令無為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貼黄臣待罪諫官專以論議政事為職朝廷進賢退不肖乃政事之大者也凡論人之賢不肖須以素履及已試之事驗之方可信據孔子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雖譽之猶當以其已試之事况彈劾哉然則今日以往奉詔之後若論及臣僚之素履及其已試之事則不犯詔禁者少矣奉詔愈謹則諫官御史愈成虛設故臣

知詔書中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尤不可以宣示中外也

貼黄借如臣僚或處權要今日以前嘗以罔上之罪今日以後方乃發露論罪則可錄論詔則不可言居言責者守詔而不言則坐視待從權要之地有罔上之人將爲天下之大患違詔而進說則不惟廢朝廷之詔令而又將得違詔之罪進退猶豫而不能決則遂至於天下雷同而姦凶得志矣陛

下如何處之言事官每月論列動觸權貴之怒豈若不言之安但不敢輙爲身謀以誤陛下而已深恐詔令輕出之後不可追改竊聞詔書今尚未下惟聖慈詳酌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

上哲宗論不可每事降詔　蘇軾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

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

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職司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舉十科七也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從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上哲宗論敕牓當取信天下　陳次升

臣伏覩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敕牓節文云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盍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辭歡呼鼓舞歌頌聖君含垢湂博如天包容如地不以一眚廢人此盛德之事也天下人心恬然安定近者竊見汪浹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録黄行下縁元祐所獻文

字得罪則前件敕牓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況夫揭牓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録下浹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伏望睿旨檢會前件敕牓宣示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庶使人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

紹聖三年正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寢罷編排元祐臣寮章疏指揮

陳次升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赦牓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寮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拯之輿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天聽臣嘗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揭牓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

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牓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矧今御史臺牓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恐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揭

牓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紹聖三年正月庚子詔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終臣僚章疏及陳請事編類申納樞密院戊申次升上此疏時為殿中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二